

西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西部人文学术丛书



FO SHUO SIWANG

佛说死亡

死亡学视野中的 中国佛教死亡观研究

张岂之 主编 海波 著

人类能否破解死亡之谜？
死亡是否为生命的终结？
死亡对于生命的意义何在？
中国传统的死亡心理是怎样的？
佛经为何被西方学界乃至社会奉
为“死亡学宝典”？
本书立足于传统文化结合死亡学
最新研究视域，对此进行了理性
的思考和探索。

陕西人民出版社

· 西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西部人文学术丛书 ·

佛说死亡

死亡学视野中的中国佛教死亡观研究

海波 著

陕西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佛说死亡：死亡学视野中的中国佛教死亡观研究/张
岂之主编；海波著. —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7. 2
ISBN 978 - 7 - 224 - 07910 - 4

I. 佛… II. ①张…②海… III. 佛教—死亡哲学—研究—
中国 IV. B94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19893 号

佛 说 死 亡

死亡学视野中的中国佛教死亡观研究

作 者 海 波

出版发行 陕西人民出版社(西安北大街 147 号 邮编:710003)

印 刷 西安昆明印刷厂

开 本 850mm × 1168mm 32 开 9 印张 2 插页

字 数 200 千字

版 次 2007 年 1 月第 1 版 200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 - 2000

书 号 ISBN 978 - 7 - 224 - 07910 - 4

定 价 15.00 元

总 序

我们在古都西安筹划人文学术研究丛书事宜，正是我国西部大开发战略提出和启动之际，这给我们以很大的鼓励，促进了人文学术研究丛书的组稿、改稿、定稿等一系列工作。这里所说“鼓励”并不是抽象的，而有着具体实在的思想内容。在我们的理解中，我国西部大开发，经济建设无疑应当是中心课题，而人民整体素质的提高以及与此相联系的教育、文化、科学的开拓和发展也是不可或缺的，应占有重要的地位。在文化和科学中，研究“人”自身以及人与环境、人与社会、人的思想、人的感情等等被称之为“人文科学”，即通常所说的文学、历史、哲学、语言、艺术等人文学科是不能忽视的，这些和人的整体素质的提高，以及经济建设都有内在的紧密联系。道理显而易见：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是由“人”创造的，因而对于“人”自身的研究，并使人在精神世界方面感到充实，具有高尚的理想和情趣，并遵奉道德规范等人文科学就不是可有可无的了。

我国西部有不少优秀的人文学术研究者，就西北地区而言，他们大多集中在西安、兰州，而在敦煌、西宁、银川、乌鲁木齐等地也有人文学者群。西部地区的人文学术研究者基本是在高等学校的研



究机构或文化、文物行政机构工作。他们积累了丰富的资料，在敦煌学、历史地理学、中国思想史、周秦汉唐历史学、中国考古学、民族史、语言等人文学科的研究中已有不少研究成果；其中有些已经出版，有些正准备出版。在这样的机缘中，我和一些年轻的人文学者决定组织编辑、出版西部开发人文学术研究丛书，拟分若干辑先后出版。其中既有与西部开发有关的研究内容，也有没有直接关系而属于人文科学普遍问题的研究。总之，出版西部开发人文学术研究丛书是为了繁荣我国人文学术研究而贡献一点力量。

西部开发人文学术研究丛书的出版，得到陕西省人民政府和陕西人民出版社的支持，在这里我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张岂之

2000年2月13日于

西安西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

序

有生必有死，这是人类的最一般规律。生不可选择，故古人云，要死得其所，有的重于泰山，有的轻于鸿毛，悲惨壮烈的牺牲固然让人恻容，但是绝大部分人都是在静静地离开这个世界。过去人们看重现世的生活，对行将离去的人，特别是一些有痛苦和疾病的人怎样走好的问题，似乎没有很周密的考虑。其实生死是一体的，当我们的物质生活变得越来越丰富的时候，怎样去面对死亡也成为人们思考的问题，于是临终关怀这个议题成为题中之义，引起人们的关注。

现代临终关怀的最重要特点是，充分考虑到人的需求，即从人性的角度来帮助那些行将离开这个世界的人，得到最后的关爱，让死者安详地离去，让生者得到安慰。虽然这种做法和临终关怀的口号是现代社会的产物，但是它的思想在古代就已有之，作为世界古老的宗教文化遗产之一的佛教文化，就是值得我们借鉴的传统资源之一。佛教是重视人的宗教。释迦牟尼佛创教理论是在反对婆罗门教的种姓分立的观念下建立的，佛陀认为人的高低贵贱并不是由于人的出身，而是由于人的行为，即由“业”所决定的，所以出身卑贱的人一样能成为贤人。《长阿含经·小缘经》说：“汝今当知，今我弟子，种姓不同，所出各异，于我法中出家修道，若有人问：汝谁种姓，当答彼言：我是沙门释种子也。”凡是出



家皈依佛教的人，都是“沙门释种”，在僧伽里只有出家戒腊的长短，没有社会地位的高低。众生平等的思想是佛教特有的思想，由此延伸出慈悲为怀的主张，一切有情皆应得到悲心的怜悯，“与乐曰慈，拔苦曰悲”，所以“大慈与一切众生乐，大悲拔一切众生苦”，“与乐拔苦”的行为成为佛教徒住世救度众生的义务。佛教对生命的爱护思想也富有特色。不杀生是佛教的基本戒条“五戒”之一，它是受护生思想的影响之后而建立的。《法句经·刀杖品》说：“一切惧刀杖，一切皆畏死，以此度他情，莫杀教他杀。于求乐有情，刀杖加恼害，但求自己乐，后世乐难得。于求乐有情，不加刀杖害，欲求自己乐，后世乐可得。”予人与乐，才能自己得乐，生命的价值在于为别人提供快乐。“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因为众生都是平等的，所以杀害其他生命，也等于残害自己的生命，佛教要人尊重别人的生命，尊重人的尊严，这一思想难能可贵。佛教的解脱思想也有自己的特色。佛教的根本目的是要人得到解脱，一旦人的精神得到解脱，就能够进入自由自在的境界，所以佛教要人修行，认为通过各种修行，最后就能达到涅槃寂静的境界，“了生脱死”成为佛教解脱的另一个代名词。以上是佛教的平等思想、爱护生命的主张与了生脱死的目标，它对当代临终关怀的理论思想无疑有着重要的借鉴，值得我们好好地去做研究。

海波同学具有相当宽阔的知识结构，从生命科学步入宗教学，攻读博士期间又从事中国思想史的学习，具备跨学科研究的实力。从生死学的角度来

探讨佛教的生死观，我以为这一课题的研究很有意义，也很有价值。生、老、病、死是佛教徒所要面对的根本问题。讨论佛教的生死观，既是对古代佛教的人生观做一个历史性的总结，也是为发展当前的终极关怀理论提供更多的思想参考，所以这个课题的现实意义是非常显明的，也是有必要的。构建和谐社会离不开对古代思想文化的继承，充分挖掘古代文化遗产的精髓，为现代化社会服务是当代学者的任务之一。海波同学勇于攀登学术高峰，希望她再接再厉，不断地写出更多更好的学术成果。

是为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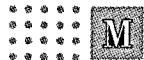
黄心川

2007年1月12日

于北京潘家园寓所

目 录

前 言	(1)
一 研究背景	(1)
二 研究意义	(5)
三 研究现状	(9)
四 研究思路	(15)
第一章 发现死亡——中国佛教死亡观之视角	(20)
第一节 中国传统死亡观的形成和发展	(21)
一、中国死亡观的初成	(21)
二、儒家死亡观	(24)
三、道家死亡观	(34)
第二节 佛教死亡观之视角	(44)
一、佛教死亡观之视角	(44)
二、孔、老、释之临终表现	(49)
第三节 佛教与传统死亡观的承接	(54)
一、传统死亡观的理论空白	(54)
二、佛教死亡观与传统死亡观的接轨	(58)
小 结	(63)
第二章 解析死亡——中国佛教死亡观的基石	(66)
第一节 死因探源——佛教的生命观	(68)
第二节 死亡困惑——轮回主体	(78)
第三节 死亡解密——死亡的过程	(86)
一、濒死期的身心状况	(87)
二、死亡判定——死有	(92)
三、死后阶段——中有	(98)



四、死后去向——来生	(102)
评 析	(108)
第三章 超越死亡——中国佛教死亡观之宗旨	(112)
第一节 佛教对死亡的分类	(113)
第二节 死亡的提升——人天乘的追求	(117)
一、人天乘在中国的盛行	(117)
二、实现人天道的途径	(121)
第三节 死亡的升华——净土的向往	(126)
一、印度佛教之净土	(126)
二、净土在中国的流传	(131)
三、净土修行的临终照顾	(138)
第四节 生命的终极——涅槃的圆满	(141)
一、终极超越——涅槃	(141)
二、通往涅槃的实践	(145)
小 结	(158)
第四章 佛教死亡观对中国丧葬风俗的影响	(162)
第一节 佛教对中国传统丧祭仪式的变革	(162)
一、斋会——佛教介入传统丧仪的初期形式	(163)
二、法会——佛教变革传统丧仪的成熟形式	(166)
三、传统祭祀仪式的佛教化延伸	(175)
第二节 佛教对中国传统葬式的影响	(178)
一、中国传统葬式	(178)
二、佛教葬式之流传	(181)
三、佛教葬式与传统葬式的结合	(192)
第三节 墓葬中的佛教因素	(199)
一、墓上建筑的佛教因素	(200)
二、墓内因素的佛教因素	(203)
小 结	(220)



结 语	(225)
附 录	(237)
附录一	(237)
附录二	(248)
参 考 文 献	(254)
一、中文书目	(254)
二、外文书目	(264)
后 记	(26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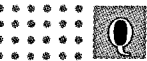
前 言

死亡,是所有宗教和哲学不可回避且历久弥新的问题;死亡之谜,是人类理智面临的尖刻挑战。当代,随着以死亡及其相关实际问题为研究对象的死亡学成立,死亡问题冲破种种文化的禁忌跨入显学研究领域。

死亡问题的处理,紧密关涉个体的临终关怀和社会的人文关怀。在世界文化现有的理论和实践当中,于人类的终极关怀层面扮演重要角色的宗教,是死亡学发展的宝贵资源和基础。在所有宗教之中,又以佛教教义体系最为丰富深厚。佛教以生死为关注的首要课题,对死亡问题进行全方位探讨,拥有丰富的死亡理论和实践体系。其解脱之道建立的视域基础广阔,对死亡问题形而上追寻死亡本体,形而下探求死亡过程的身心变化,同时挖掘和发挥死亡对于生命质量提升的作用。佛教死亡观不仅观念上有助于消解人类追求永生的本能和客观必死的现实之间的深刻矛盾,为人类文化史留下了一大笔精神遗产,并且是世界上所有哲学和宗教体系之中,唯一可以与现代死亡学进行全面对话的理论体系。本书即以现代死亡学的视角,研究中国佛教的死亡观,通过梳理佛教丰富的死亡理论和实践体系,力图揭示中国佛教死亡观的建立、发展和影响脉络,并试着在有限的范围内完成其现代价值的转换。

一 研究背景

本书的研究源自死亡学研究的刺激。死亡学是注重将研究成果转化为实践指导的学科,最高目的是能够破解死亡



之谜,最低目的是帮助人们克服死亡焦虑,指导人们获得善终。笔者以为,以现代死亡学为背景,最能凸显佛教死亡学说的特色和研究价值。

死亡学的滥觞可溯源至 20 世纪初,1908 年诺贝尔医学奖的得主之一——旅法苏联生物学与细菌学家梅契尼考夫在 1903 年出版的《人之本质》一书中,首先提出“Thanatology (死亡学)”一词,并将它界定为“研究死亡与临终之学”,拓展开来就是探究与死亡、濒死以及临终相关的现象、感受、经验、行为及思想的学科。此概念最初仅有名义而缺乏学科内涵,在欧洲大陆少有共鸣。1912 年,美国纽约水牛城大学医学院外科医学教授派克医师(Roswell Park, M. D., 1852—1914)首度将“死亡学”概念引进美国,同样未受重视。直至二次大战末期,欧洲存在主义哲学兴起,存在主义关注死亡及自杀等生死议题,受其思想冲击,战后开启了国际性的自杀防治运动,从而促使欧美学界开始“死亡学”的探讨。1959 年,美国南加州大学医学院教授赫门·费斐尔(Herman Feifel, 1916—2003)主编“The Meaning of Death (《死亡的意义》)”一书出版,代表着死亡学发展的一个里程碑。该书从生理学、医学、心理学、社会学,乃至哲学、宗教、文学与艺术……众多学科角度探索死亡议题,一经问世,立即引起美国社会各阶层的热烈回响,不仅开启了北美洲教育界推动“死亡教育”的契机,还促成死亡学的学科建构,标志着死亡学成为一个独立的学术研究领域。近半个世纪以来,全球癌症发病率的持续升高和人口呈老龄化趋势直接刺激临终关怀事业急剧发展,带动了死亡学研究的不断深入。

中国港台地区最早引入死亡学,其中又以台湾旅美学者傅伟勋教授为代表。傅伟勋于 1993 年出版著作《死亡的尊

严与生命的尊严——从临终精神医学到现代生死学》^①，以西方的“死亡学”和“死亡教育”为起点，广谈自杀、安乐死等问题，并畅论基督教、印度教、佛教等世界宗教以及儒道两家对生死的看法，而后指出“死亡学”和“临终精神医学”的不足，进而立足于本土文化，结合中国传统文化当中生死智慧的思想精华，提出“现代生死学”的概念，正式提出以“生死学”一词作为新的学科名称，并给出理论建构的设想框架，强调“生死为一体”和“以爱贯穿生与死”的原则。“生死学”^②的提出，是傅伟勋将欧美文化土壤中萌芽的“死亡学”移植到中国的一种努力，引起台湾社会和学界的广泛回响，开启了台湾死亡学研究的先河。十余年来，台湾的生死学研究取得很大进展，死亡教育已被列为高校的通识课程，相应地，对临终者及其家属的关注和实践遍及宝岛。

大陆地区的死亡学研究严格说来正在起步，尚未形成气候，目前主要限于对“安乐死”的讨论和临终关怀研究。1988年7月天津医学院在我国大陆成立了第一家临终关怀研究中心，是为大陆引进死亡学之始，随之出现一批专设“死亡研究”专栏的杂志，如：《临终关怀》《医学与哲学》《中国医学伦理学》等，极大地促进了我国死亡学研究的步伐。此外，近几年来国内还陆续出版了十多部与死亡学相关的学术专著，如：段德智的《死亡哲学》^③、毕治国《死亡哲学》^④、杨鸿台的

① 傅伟勋《死亡的尊严与生命的尊严——从临终精神医学到现代生死学》，台湾正中书局，1993年7月。

②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生和死作为生命的一体两面一般都是一起论述的，所以，傅伟勋先生以“生死学”来界定新兴学科更符合生命的实相。但是二者毕竟不同，为了突出“死亡”研究的特异性起见，本文在文中仍采用“死亡学”一词。

③ 段德智《死亡哲学》，湖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8月。

④ 毕治国《死亡哲学》，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3月。



《死亡社会学》^①等,并翻译出版了部分国外学者“死亡学”方面的著作,有:美国舍温·纽兰的《我们怎样死》^②、俄罗斯 A·H·拉夫林的《面对死亡》^③、德国贝克勒的《向死而生》^④、威克科克斯、苏顿编的《死亡与垂死》^⑤、波伊曼主编的系列伦理学著作等。但整体而言,我们的研究理论创新不大,重复度颇高,研究领域比较单一,多项基础研究还是空白,基本理论尚主要依赖国外的研究理论和成果,缺乏主体意识。

事实上,死亡学是一个引进的学科,在欧美学界起步也只不过区区几十年,至今仍然是发展中的一门开放性学科,存在学科主体性及其范畴应如何定位的问题。另外,西方注重逻辑和认知的原则常常在死亡研究中受到挑战,在固有的研究模式下,死亡的未知性和不可经验性严重制约着这门学科的重大突破。与此相反,东方文化具有特殊的整体性思维模式,在某些方面蕴含有西方文化无法比拟的内容,也许这些独特之处正是能够对这一西方学科做出突破性贡献的地方,所以,一味借鉴和学习西方,无助于死亡学的全面发展和持续深入,更无益于死亡教育在我国的推广。可喜的是,我国有一批学人敏锐观察到死亡研究在当今社会的需求,注意到中国传统文化中富含生与死的智慧,已经发表一些关于传统死亡观研究的成果。这些成果多从文化角度出发或进行,属于纯粹观念性的研究,没有进入到死亡学的研究领域,从而

-
- ① 杨鸿台《死亡社会学》,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7年12月。
 - ② [美]舍温·纽兰褚律元译,《我们怎样死:关于人生最后一章思考》,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1月。
 - ③ 成都科技翻译研究会译,《面对死亡》,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7年5月。
 - ④ [德]贝克勒弗兰茨编著,张念东、裘焄红译,《向死而生:哲人小语》,三联书店,1993年12月。
 - ⑤ 威克科克斯、苏顿编,严平等译,《死亡与垂死》,光明日报出版社,1990年10月。该书于2001年再版,改名为《与名家一起体验死》。

难以发挥其研究意义和实践价值。至于佛教,连类似研究成果也不多见,更难谈物尽其用,其丰富的死亡学说和实践方法仅有少部分在民间被信徒有效应用,这对于亟待发展完善的死亡学来说,不可谓不是一种资源浪费。

二 研究意义

“死”与“生”构成人生问题的两个相互规定相互转化着的方面,对“死”的思考欠缺必然使对“生”的思考难以深入。死亡,不只是一种生理现象、文化现象,同时还是一种特殊的精神现象,涉及人生一系列的根本性问题。研究死亡问题,只有置于经验和超验、形下和形上双重视域的辩证关系之中,从存在论的维度进行观照、辨析,才能真正对它有所洞见。佛教对死和生的探讨在这些维度都有论及,且形成一套自洽系统,是为各种文化体系对死亡问题论述和实践之最为丰富者,尤其是中国佛教将印度佛教的解脱理论直接具体化为“了生脱死”的口号,旗帜鲜明地以解决生死问题为目的,研究相关理论,势必对当今全球面临的死亡事宜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双重价值。

理论意义

佛教的死亡理论是中国死亡学说的主要组成。佛教以生死解脱为人生最高归宿,融宗教信仰和哲学思辨为一体,其理论体系是关于生死超越的哲学,修证体系为相应的具体实践方式。中国传统思想中,儒家的死亡理论甚少,主要讨论死亡事件的处理问题,道家以自然之道论述死亡,富有超越性,却远离民众,所以中国主流文化在死亡观念和死亡心理方面存在真空地带,佛教的传入填补了这一空白,极大地丰富了中国的死亡理论,对中国的死亡意识和死亡实践影响



深远。整理研究中国佛教的死亡理论,可以勾勒出国人死亡心理的变化,分析它对传统死亡观的冲击、为中国人所接受的原因,同时又是审视佛教中国化过程的一个新角度,更为重要的是,必将有助于中国死亡学研究的进展和理论建构。所以,研究佛教的死亡理论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在此,有必要就佛教对死亡学的研究加以说明。

死亡学研究可以分为形而上的死亡哲学和形而下的具体学科两大领域。从死亡哲学角度看,佛教可谓达到理性思维的某种巅峰,能够化解当代西方死亡哲学所面临的困惑。当代西方死亡哲学的发展极其辉煌,中世纪的基督教神学经过文艺复兴后的多次冲击和反省,许多现当代西方哲学家,如叔本华(Arthur Schopenhauer)、克尔凯郭尔(Soren Kierkegaard)、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等,一改近代西方哲学家漠视死亡、回避死亡的消极态度,突破中世纪死亡哲学的神学视野,开始用人的眼光看待死亡,强调死在生中,提倡直面死亡,把死亡问题提升为哲学的一项根本原则。他们在倡导死亡的人化或生命化和“向死的自由”、阐扬死亡的非理性体验诸方面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是西方死亡哲学史上的一个巨大进步。然而,对于死亡本体,存在主义最终走向虚无,于死亡问题的实际解决无所助益。哲学家自身亦缺乏面对死亡的坦然,反而具备似乎较常人更为深重的死亡焦虑,他们在构建现当代西方死亡哲学的同时,营造了一种近代西方死亡哲学不曾有过的悲观主义氛围。叔本华称,人生是“常住的生命意志的”,是“被拦阻了的未即死亡”^①;雅斯贝

① [德]叔本华,石冲白译,《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商务印书馆 1982 年 8 月,第 441、426 页。